

# 新时代广西儿童文学的文化自觉与价值内蕴

□李利芳



## 代际传承发展回应 儿童心理

王勇英创作积累已有二十余年,她以现代儿童观围绕广西乡土、民俗风情、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历史记忆展开创作,致力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索儿童主体性建构之途,她对现实型、幻想型等多种儿童文学文体都有实践与创新。近年来她同时沉潜油画创作,在原创新画绘本、系列彩绘童话打造上亦有代表性作品。王勇英的新作《狼洞的外婆》是一部回归生活常识、直面儿童心理、强调代际传承力量的优秀儿童小说,是她对儿童文学长期实践感悟、追求艺术精湛的标志性突破之作。

《狼洞的外婆》讲的是女孩白果如何在外婆的抚养下重归生活正轨的故事,“狼洞”是个地名,是城乡接合部的一个街区。它与白果想象中的山洞和狼外婆形成巨大反差。王勇英善用童年隐喻符号处理儿童心理空间与社会生活的矛盾与张力。白果从小父母离异,母亲常把她一个人关在屋里,白果不与人打交道,也不爱说话。白果的心理成长就是一个从封闭的“狼洞”缓慢走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狼洞的外婆引领她完成的。王勇英以白果的精神蜕变探讨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如何去拯救父母缺位、缺爱的童年?对于儿童来说,“生”之要义究竟是什么?白果在外婆家里,喜欢洗发水的的气味、香皂的气味,喜欢外婆的汗味,喜欢外婆稳稳的、实实的脚步,喜欢外婆瘦而小的身板散发出的力量。一个咕吱咕吱的老电风扇能让白果哈哈大笑,喂养四只喜鹊让她的朋友越来越多。《狼洞的外婆》完全从生活细节出发,紧贴儿童心理规律去写儿童成长,是以文学故事诠释儿童心理学的读本,整部作品从表层到深层都洋溢着精神分析的智性光芒。

《狼洞的外婆》突出了外婆的人格,她身上强大的母性力量不禁让我们想起广西的民间童话《一幅壮锦》与叙事长诗《寻找太阳的母亲》,王勇英在新时代对广西儿童文学民族精神的发扬极具时代价值。近年来,作家们对代际传承的当代性审视体现出儿童文学深刻的文化反思。王勇英用“狼洞”隐喻儿童普遍的心理困境,用“狼洞的外婆”象征成熟的、睿智的成年力量。外婆是中国式长辈的典型形象,他们身上兼具的生命韧劲与巨大的包容性正是中华文明特质的具象化呈现,他们在生活常识与人生经验内教育儿童的过程对教育功利化时代的父母与老师都具有振聋发聩的启示意义。

## 文化基因与儿童的精神成长

广西儿童文学作家普遍关注儿童成长问题,且秉持非常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追求“有根”的儿童本位写作,积极致力于打通当下儿童现实与历史文化记忆间的脉动,在民族精神谱系内推进儿童主体性建构,梁安早的《鹰王》是具有代表性的新作。《鹰王》写的是瘦弱胆小、但心地善良的瑶族男孩沈安格的成长故事。“弱”变“强”是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的母题,它标识了儿童文学文本的价值使命——就是一种以儿童为中心,助力儿童主体性建构与完善的独特话语系统。它不是一个抽象命题,具有强烈的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实践属性。栖居于沈安格灵魂深处的是巍峨山山顶的鹰王,他渴望自己像鹰王一样强壮有力,他总是在想象世界中获得鹰王的羽毛而让自己实现身体与心理上的蜕变。民间传说在沈安格的生活中如影随形,成为其意识与潜意识深处巨大的精神力量。为呈现历史文本的当代价值,梁安早在创作中使用互文的方法,将瑶族民间传说、民间童谣有机融入有关沈安格的成长叙事文本中,让历史与当下、精神与现实融为一体。

在行动与实践中成长,而不是在理念与概念中演绎成长,是梁安早遵循的基本原则。沈安格的童年故事既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又有共性的童年游戏精神,读来一波三折,趣味盎然。沈安格正是在与同伴们的多种探索性实践活动中逐渐变得强壮起来,他在抚养小猫头鹰的过程中习得了成长的节奏,内化了成长的规律。小猫头鹰被他起名为“勇士”,是他的成长镜像。历史记忆、民间传说与谚语,儿童与动物间的亲密关系,祖辈与父母的陪伴,野外实践,儿童朋辈间的深刻影响,这些都是沈安格由弱变强、主体性充盈的精神资源,梁安早在一个完整的故事架构中有机融入了一切价值要素。当沈安格在水中镜像看到那个结实、健壮男孩时,他的心里涌起一阵欢乐,爬上大树的沈安格情不自禁地放声高唱山歌。从行动自主到人格强大,作家梁安早探索的就是一条极具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儿童主体性发展道路。《鹰王》作为地域儿童文学所兼具的独特的认识功能与陌生化的审美效应也是可圈可点的。

## 用大爱哺育瑶寨儿女走向世界

新时代广西儿童文学在多种文体类别上集中发力,文体的

丰富度既反映本土写作素材的多样性,更彰显广西儿童文学作家对文体的高度自觉。郭丽莎的《光明烛》根据“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莫振高校长的真实事迹创作,是一部儿童传记小说。作为非虚构创作,儿童传记小说以其特有的真实性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近年来专门为孩子打造的名人传记类图书增多,尤其是科技强国背景下关于科学家的图书被重点关注。《光明烛》写的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原校长莫振高,一位普通普通的中学校长,没有什么惊天伟业,但是却用大爱与教育情怀托举了1.8万名贫困生圆了大学梦,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教育强国的责任担当,《光明烛》记述了人物事迹、奋斗历程、人生经验、思想智慧、仁爱精神等,文本写实性很强;同时达成文本的审美价值,在语言风格、形象塑造、心理表现、细节描绘、情节组织等方面获得艺术感染力,使得真实人物事件与文学的创造性魅力相映生辉,实现儿童文学非虚构写作的突破。为了达成这双重目标,郭丽莎在田野调查、素材积累、情感积淀、艺术剪裁、语言雕琢上都下足功夫。

莫振高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校长爸爸”,他对学生的大爱化在点滴行动中。他除了用个人工资资助贫困生,还不惜一切筹资助学,到企业、工地为贫困学子“化缘”,他的动人事迹很多。郭丽莎以“一”来命名每章,意味深长:“一趟家访”“一场变故”“一个中秋”“一段挫折”……十三个“一”串联起莫校长战胜贫困振兴教育的破冰之旅。教育是爱与爱的传递,心与心的交流,作品以受资助的学生陈月为主线叙述视角,围绕学生心理活动与真切的情感起伏来结构全篇。陈月谨记莫校长的寄语:“短暂的物质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的精神贫穷”,如何做精神上与行动上高尚的人,让瑶寨儿女走向世界,莫校长书写了一部教育的大书,他培养的学生传承了他的教育理想。郭丽莎还原了一位可亲可敬校长的人格魅力,打造出一部文风朴实生动、文笔细腻感人的优秀传记作品。莫振高校长是千千万万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典型代表,由他传承发扬的教育家精神也是广西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精神支撑。

## 探索以儿童为中心的文化遗产道路

民间文化与地域文化是图画书创新的富矿,广西儿童文学作家将民间传说与民间艺术进行融合与转化,为孩子们打造出别有审美韵味的原创图画书,吴烜作文、杨云作图的《百鸟衣》是一部标志性作品。吴烜认为“百鸟衣是一个南方生态的特殊记录”,百鸟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民族史诗”。如何引领当下儿童深刻认识民族图腾,如何将百鸟衣积极建构为儿童心理图式,两位作者在故事讲述与艺术表现形式上都下了很大功夫。

百鸟衣的传说有多种版本,吴烜选择苗族版本中与自然生态有关的传说为创作蓝本,她聚焦女孩阿巧的生活,讲述百鸟衣的来历,探索出了一条打通历史与当下、以儿童为中心的文化传承道路,写出了真正属于孩子们的百鸟衣故事。绘者杨云别开生面,运用苗族刺绣与蜡染相结合的方式再现童真童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融入童年日常生活。《百鸟衣》整体文本完美再现了苗族人民崇尚自然、热爱生活、创建美好家园的生态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润物无声地传递给儿童。

广西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广西儿童文学作家心系家乡乡土,重视本土精神资源的文学转化,积极致力于将不同行业的先进人物事迹讲给孩子们听。覃冰作文、闫静静作图的《大国工匠郑志明》以图画书的形式展现了郑志明从普通钳工成长为“大国工匠”的故事。郑志明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个木工,幼时的郑志明心中就埋下了当一名万能钳工的梦想。覃冰用细腻生动的文字,将郑志明从学徒到高级技师、首席技能专家、大国工匠的成长历程娓娓道来。作品注重人物真实心理活动刻画,虽然相关内容专业性很强,但精彩的人物事迹与作者深入浅出的表达,辅之以鲜艳传神的图画,使得中国精度、科技创新、产业报国、大国工匠等概念距离儿童不再陌生遥远。在儿童本位、民族精神与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合力中,新时代广西儿童文学行稳致远,正在创造不朽的篇章。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高校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横

观综近年来广西的儿童文学创作,始终执着于对纯粹与天真的坚守,在真善美的底色和基调中,既融汇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同时呈现边地民族的地方性特征;又于民族、传统与革命战争的多元语境中,显现孩童形象的主体情态及其演变轨迹,满载自然的意趣和奇妙的情思;不仅如此,广西当下儿童书写在构筑未来愿景层面,或怀抱家国情怀长久守持,又或新创科幻的想象视阈,循此思考价值伦理的巨变与精神文化的新径。这里将通过盘晓昱的《一头鲸鱼游过脑海》(童诗集)、磨金梅的《寻找并蒂莲》(小说)、杨映川的《少年师傅》(小说)、朱德华的《四十五年的守护:三代红旗情》(小说)、卢颖的《屏幕里的花飞舞》(科幻小说)以及张亮华的《借出去的影子》(童话集)等作品,管窥当代广西儿童文学创作的诸种向度,经此探讨其中产生的新动向和新变量。

## 一

从天地宇宙到万物自然,喻示着广阔而普遍的精神界域,儿童不断凝聚对于世界的初始认知,以及在不同语境中,形成稳定、健康、明亮的成长态势。在这个过程中,纯真与纯粹代表着儿童的质朴天性,这一方面具有自足性和完整性,既演绎个体发展的多重路径,同时隐藏着丰富的美学流变;另一方面则对照成人世界的多元化价值,不是简单区隔排异外部情境,而是彼此形成参照且相互补益。磨金梅的《寻找并蒂莲》是关于寻找与追求的故事,小女孩红莲思念远在他乡打工的父母,踏上了追寻之旅,她眼中及其所体验的世界,或亲情或友情,或挫折或顺境,或沮丧或欢欣,都并非裂变与不堪,而是如“并蒂莲”般接通和互联,汇聚于红莲的成长历程。其中,“并蒂莲”的意象不仅引向地方性风物——贵港覃塘莲藕,而且切入人物之间深厚浓烈的情感深处,传达彼此的勾连亲近;与此同时映照着当代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努力。综言之,作者以舒缓流动的笔触书写乡村世界的风土人情,轻快温和而又富于深意,叙述洋溢着温情与感性,尤其是以孩童视角聚焦城乡中国的巨大变迁,也见证其自身内在的成长蜕变。

盘晓昱的童诗集《一头鲸鱼游过脑海》中的诸多诗篇,都蕴涵着独树一帜的想象力,以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点染了寻常的孩童生活及其情感心灵。其中,《鹅卵石》一诗漫溢着童真童趣,“一定是那只鹅/太粗心/把好多鹅蛋/落在这了/你看,河水把它们/轻轻送上岸/阳光也来抚摸安慰/螃蟹站在那里/静静地守护着/要是河中央/那颗闪光的鸭蛋/我不去捡出来/会不会孵出小鹅来呢”,言辞起承转合甚为自然,形象生动且多有涵泳,写作者采取拟象与想象,打开了一个丰富的纯真世界。诗人往往从天地自然中拾取灵感,又回到儿童的经验主体,既赋予万事万物以奇趣纯洁的状貌,同时又促成儿童的身心发展,显现幼小心灵的挺拔茁壮。如《下雨天》一诗,“我给那些雨珠/画了一对对翅膀/等到它们在草地上、石头上/树叶上玩累了/就会纷纷飞回天空去”,在拟人和造境中,重新归置自然的本真面目,此外,大树、草垛、小星星、青蛙、小溪、阳光、梦境等意象,也进入诗人的抒情序列之中,共同构成了特异的幻想世界。而“游过脑海”的鲸鱼所激发出来的丰富想象及其打开的精神空间,成了孩童世界不断生发新面貌的源头。诗人往往采取倒置和旁逸的思维言辞,以期不断回归儿童的经验,回到那个美善而纯真的世界。

## 二

追逐理想的过程是曲折却充满魅力的,自古英雄出少年,在儿童文学的叙事谱系中,少年形象往往指向志存高远且情思丰盈的精神状态,他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展现出坚韧不拔且超凡脱俗的主体状貌,从而形塑了一种孩童/少年的“新人”形象。杨映川的《少年师傅》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侗族木构建筑技艺传承人杨似玉为原型,塑造了表兄弟俩质朴而坚毅的孩童形象,他们是土地与自然的孩子,醉心于植物、木头及木制工艺。虽是小木匠,却身负着不可小觑的文化和技艺传承,如此也是天才少年的蜕变之径。特别是“我”的飞斧技艺高人一筹,被誉为“少年师傅”——“我”用木头改良做成的陀螺,打败了表哥杨盛年,最后成了平岩村的陀螺王,更因为精益求精的技艺,不断锻造自身的“术”与“道”,包括龙杜鹏的刺绣在平岩村也是备受好评。正是他们的认真、勤奋,以及充满责任感与创造力的付出,成就了他们的天资和禀赋。整个小说将趣味与童真寓于一身,同时灌注了极为浓郁的风俗民情,在充满异质性的地方形态中,呈现孩童们乐观开朗、理想向上的精神姿态,经由此而将小说内在的文化诉求推向一个新的向度——“少年师傅”后来所修复的家乡风雨桥,代表着“南方以南”之地方性的重要象征,成了民族文化的里程碑和纪念碑。那在孩子以至乡亲们的心中是“最坚固最美丽的桥”,承载着父辈祖辈的心血,经过更年轻一代的设计,不仅高度还原了风雨桥,而且在真正意义上展现了地方特性,并承继了鲜明的民族传统。

朱德华的小说《四十五年的守护:三代红旗情》,讲述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祖孙三代人对红旗的守护,以黄光文的儿童视角,贯穿祖辈、父辈在湘江战役中的英勇事迹,

# 纯真妙趣、理想情结 与未来构想

——广西近年儿童文学创作探微

□曾攀

也表达了自我意识在革命战争语境中的曲折演变。其中最为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历尽艰险的代际传递,喻示着革命理想的崇高传承,特别是通过对“红旗”及其所象征的革命的聚焦,将生与死、美善与丑恶、凡俗与崇高等辩证式的分化,移置于儿童的认知系统中,重新考察并建立对于革命的情感认同。值得注意的是,三代人持之以恒的对于红旗的守护本身,代表着从孩童到成人一以贯之的理想信念,并且构成了所谓的“红旗情”,这是内化于广大人民尤其儿童的精神情结,其中穿插着历史现场与当代境况的交互对话,不断强化家国观念与革命情感的传承延续。

## 三

不得不说,儿童主体形象本身便孕育着一种未来的属性,其自身的不确定性与未完成性,使得儿童文学的文本常常呈现出一种开放的面向未来的形态。近年来儿童文学的科幻叙事同样引人关注,未来从已知推演至未知,尤其在人工智能的视阈中如何重申和重建人的价值,这样的话题也进入了儿童叙事的视野。对于当代广西的儿童文学创作而言,卢颖的科幻小说《屏幕里的花飞舞》以独特的少年视角,构筑未来世界的想象,并试图提供新的经验价值。“我”与父母辈一样,在一种未来的“虚拟—现实”镜像中,各自有着现实的偶像或精神寄托,但并不意味着放弃既往的价值认同。具体而言,置于人工智能视阈中的儿童情感及其成长,在小说中透露出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化维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其中,始终牢牢把握人与人性的本原,在人工智能特别人机交互中,在人类自身的意义系统遭受巨大分裂之际,依旧昭示着朴素真切却难能可贵

的价值坚守。质言之,这样的叙事维度结合着孩童烂漫天真的纯度,在纷繁复杂甚至是不可预见的未来境况下,在难以估量与估算的人工智能冲击中,重新凝聚了关于人类/后人界域里的真善美追求。

张亮华的童话集《借出去的影子》,充分开掘广西的地方文化元素,《海边的孩子》中的防城港客家文化、《蚂拐的歌》的广西花山壁画、《妮可和布迪的梦想》的中国蚕桑之乡河池,以及横县的茉莉花、东兰的水稻种植,等等,通过儿童的视域和童话的形式,交织天地自然的本真形态,并且时常以动植物如狐狸、刺猬、竹节虫、树蛙等为主体,重塑儿童的经验世界。

总体而言,在表现形式上的自然率真和叙述情态的妙趣纯真,在人物塑造上强调优秀文化之传承发展的宏大信念并在主体内部不断形构的理想情结,以及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彰显的现实拟像和未来构思等,代表着广西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维度。盘晓昱在《一条鲸鱼游过脑海》一诗中写道:“我跳上鲸鱼的背/不忘带上笔和纸/我们在星光里穿梭/在月光里逐浪/我们一起歌唱/脑海的深邃与宽广/自由与热爱/那些脑海的精灵/纷纷伸开双臂/拥抱我们”,也许以此作为儿童文学写作的喻象亦不为过,我们怀抱那些难以实现却萦绕不去的梦想,唯有拿起纸笔,让硕大的鲸鱼游经脑际与心间,不断地放大、开拓,彼此相互伺候、拥抱、倾吐和激荡,在穿梭、逐浪中塑形、构象,以足够深邃且宽广的瞬间凝聚成为无限与永恒。这是纯粹而真的爱的缪斯,同时指向充满着温情与敬意的妙趣理想,更意味着未来世界的文化观照和精神愿景。

(作者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

